

# 新報

今日出版一大張

第一二七〇號

社址：延安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十一月二十日 農曆甲申年九月廿七日 (十月廿二日小報)

## 收買腳踏紡紗機

本處收買各機關前存不用的破舊腳踏大紡車，二十頭的（即七七紡紗機），如願出讓者，請於本月十五日前來本處面洽。建設廳供銷處啓

## 大眾衛生合作社

本社爲了服務衛生材料之供求，特設寄售部，代客銷售，凡屬醫藥衛生方面之藥品、書籍、器械材料（中西醫藥、獸醫藥等）等，如有願出讓或採購者，本社均可承辦。手續簡便，敬希各界注意。

## 勝利保衛沿海地區

### 濱海我軍南北出擊

#### 攻克林山舖等三據點

【新華社北平二十日電】濱海我軍，自十月二十二日發動反攻以來，進展神速，連克重鎮。林山舖、林山舖、林山舖等三據點，已於二十日攻克。我軍正乘勝追擊中，敵軍正向南潰退。我軍正乘勝追擊中，敵軍正向南潰退。我軍正乘勝追擊中，敵軍正向南潰退。

## 晉察冀開始練兵

### 減輕人民負擔增強體力

【新華社北平二十日電】晉察冀邊區，自十月二十二日發動反攻以來，進展神速，連克重鎮。林山舖、林山舖、林山舖等三據點，已於二十日攻克。我軍正乘勝追擊中，敵軍正向南潰退。我軍正乘勝追擊中，敵軍正向南潰退。

## 半月國際述評

### 美國民主黨在大選中獲勝

美國大選，截至九日的數字，羅斯福獲勝的當選總統以外，在美國四十八州，他在三十五州佔優勢。民主黨在參議院獲得了三十三席，共和黨獲得了十五席。民主黨在眾議院獲得了二百一十二席，共和黨獲得了二百一十二席。民主黨在州長選舉中獲得了二十二個州，共和黨獲得了二十個州。民主黨在州議會選舉中獲得了二十二個州，共和黨獲得了二十個州。

## 溫象挫領導民兵炸敵

### 五寨民兵襲入神池南關

【新華社北平二十日電】溫象挫領導民兵，於二十日發動反攻，連克重鎮。五寨民兵襲入神池南關，敵軍正向南潰退。我軍正乘勝追擊中，敵軍正向南潰退。

## 邱吉爾抵巴黎

### 將與戴高樂會談法軍問題

【合衆社巴黎二十日電】邱吉爾已於今日抵達巴黎，將與戴高樂會談法軍問題。邱吉爾在巴黎將與戴高樂會談法軍問題，並與法方官員會談。邱吉爾在巴黎將與戴高樂會談法軍問題，並與法方官員會談。

## 美國駐華大使人選

### 羅斯福尚未考慮

【合衆社華盛頓二十日電】羅斯福總統尚未考慮美國駐華大使人選。羅斯福總統尚未考慮美國駐華大使人選，目前仍在考慮中。羅斯福總統尚未考慮美國駐華大使人選，目前仍在考慮中。

## 中門戰德合北蘇

### 國殉榮光長團陳

【新華社北平二十日電】中門戰德合北蘇，國殉榮光長團陳。中門戰德合北蘇，國殉榮光長團陳。中門戰德合北蘇，國殉榮光長團陳。

## 成都華西日報主張

### 徹底改組政府實行民主

【新華社北平二十日電】成都華西日報，於二十日發表社論，主張徹底改組政府，實行民主。成都華西日報，於二十日發表社論，主張徹底改組政府，實行民主。成都華西日報，於二十日發表社論，主張徹底改組政府，實行民主。

## 一個敵軍下士的信中

### 暴露敵軍反戰情緒

【新華社北平二十日電】一個敵軍下士的信中，暴露了敵軍的反戰情緒。一個敵軍下士的信中，暴露了敵軍的反戰情緒。一個敵軍下士的信中，暴露了敵軍的反戰情緒。

## 從最嚴厲而現在則成了最頑強的反戰的人

【新華社北平二十日電】從最嚴厲而現在則成了最頑強的反戰的人。從最嚴厲而現在則成了最頑強的反戰的人。從最嚴厲而現在則成了最頑強的反戰的人。

## 超級空中堡壘八十架

### 昨日猛炸九州

【新華社北平二十日電】超級空中堡壘八十架，於昨日猛炸九州。超級空中堡壘八十架，於昨日猛炸九州。超級空中堡壘八十架，於昨日猛炸九州。

## 昨日猛炸九州

### 敵機投下燃燒彈

【新華社北平二十日電】敵機投下燃燒彈，於昨日猛炸九州。敵機投下燃燒彈，於昨日猛炸九州。敵機投下燃燒彈，於昨日猛炸九州。

## 敵機投下燃燒彈

### 炸毀敵軍倉庫

【新華社北平二十日電】敵機投下燃燒彈，炸毀敵軍倉庫。敵機投下燃燒彈，炸毀敵軍倉庫。敵機投下燃燒彈，炸毀敵軍倉庫。

## 敵機投下燃燒彈

### 炸毀敵軍倉庫

【新華社北平二十日電】敵機投下燃燒彈，炸毀敵軍倉庫。敵機投下燃燒彈，炸毀敵軍倉庫。敵機投下燃燒彈，炸毀敵軍倉庫。

## 敵機投下燃燒彈

### 炸毀敵軍倉庫

【新華社北平二十日電】敵機投下燃燒彈，炸毀敵軍倉庫。敵機投下燃燒彈，炸毀敵軍倉庫。敵機投下燃燒彈，炸毀敵軍倉庫。

## 敵機投下燃燒彈

### 炸毀敵軍倉庫

【新華社北平二十日電】敵機投下燃燒彈，炸毀敵軍倉庫。敵機投下燃燒彈，炸毀敵軍倉庫。敵機投下燃燒彈，炸毀敵軍倉庫。

## 敵機投下燃燒彈

【新華社北平二十日電】敵機投下燃燒彈，炸毀敵軍倉庫。敵機投下燃燒彈，炸毀敵軍倉庫。敵機投下燃燒彈，炸毀敵軍倉庫。











謝爾曼·白求恩斷片

(紀念他逝世五週年)

一個外國人毫無利己的動機，把中國人民解放事業，當作他自己的事業，這是什麼精神，這是國際主義的精神，這是共產主義的精神。中國共產黨員，每個都要學習他這種精神。

一個外國的遊擊軍使他的生活，越過重重的封鎖綫，深入到我中國腹地，騎上紫雲雙龍鞍；身穿裝束，項戴「八掛圈」的寶釧，腰間裝着一流皮帶，跨上紫雲雙龍鞍，那裏個個都帶着無邊的慈愛，頗有微風，寬大的騎鞍角上，常常浮着美味深長的嘆息，嘴上面飽含着無盡的歡樂，他的鬃毛，已灰白了，鬃毛五十的，他的精神，却都還像，像一個活潑健旺的青年。有些時候，還流出溫暖的熱淚。見到熟人，他就高興舉起右手；行西番牙禮。不過，也有時候，他緊緊的握緊你的手，使你感到一股熾熱的熱力在交流。在西番牙的時候，大家叫他：「老少年」；中國許多醫務工作同志，帶着崇敬的感觸稱呼他：「老面子」；老百姓則親熱地叫他：「大鼻子」。這就是諾蘭堡。白求恩博士（Dr. Norman Bethune）。

白求恩博士在十九世紀八十年代生於加拿大脫朗托，以畢生的精力，從事醫務工作有三十五年之久。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時候，他才二十五歲，就在歐洲戰場上服務。回到加拿大，不久就擔任加拿大空軍軍醫隊長。他自已也曾開槍，却不開刀。一方面工作，一方面服務。成爲加拿大外科專科醫生的專家。他發明了很多手術用具，還有肺部膿胸和生瘡的病人，他能够把整個一葉肺取出來，這樣，可以挽救許多奄奄待斃的人。他不僅在加拿大是第一等專家，也是國際上最著名和可敬的人。許多世界上規模最大的醫科大學，曾相繼聘請他去講授肺病外科治療。他家學外科醫士會邀請他去當會員。這是個外國醫生所能得到的最崇高的榮譽。

將近兩個月的時間，從清早一直忙到深夜，他不顧自己有一分鐘的時間閒着。九月十三號，各方面的工作都按計劃完成了。十五日，這個後來叫做國際和平醫院的模範醫院，舉行落成典禮了。

按着口這個村落，在白大夫來了兩個多月以後，它以前明快的整潔的姿態，站在數千個來慶祝落成典禮的客人面前了。村裏每條路都有了它的名稱，在那新築的樓上用的將中正路與拓魯路這個的地方，迎過大路的一座民房，就是新創立的國際和平醫院。裏面佈置了兩個楊梅院宇，入口處都掛着一塊桃紫漆白的橫匾，

士。

會後，他笑吟吟地領着來賓參觀：傷員招待室，醫生辦公室，內外科室，奧國奧氏治療室，羅氏來引室，安馬氏板室，急救室，這裏面便是一連進食一條整潔又寧靜的病房，屋子裏面設着新鮮的洗臉盆，檯，分格的木窗櫺，裏面放着一個個病人的服藥缸，飯碗，菜碗，杯邊放着一條條餐巾，大小便器，雪白的牆上掛着兩張表，體溫表，病室規則，藥畧，而綠色的遮治欄窗一保險早日恢復健康，再上火燒殺敵人。」

院子裏陳列着鮮豔的花盆，散發出淡淡的清香。經過員委員的洗臉池，花盆，快到了邊楊樹林那兒，是休養員的娛樂場，有各種娛樂器具，樂器，乒乓球，報紙，沙盤作業……

參觀之後，人們都圍到村北頭的廣場上去了。廣場

三

九月下旬，邊區四面增兵，敵人以步、騎、砲二萬三千左右的兵力，配合空軍和機械化部隊，分十路向軍區腹地進攻了。國幣和平醫院轉移山地，他離開醫院，帶著加美醫療隊到了×分區衛生部的後方醫院。這是一個基礎薄弱的醫院。

檢查病房，白大夫看到這個醫院許多不良的現象，他帶着不滿的情緒，走進衛生部長的寢室，劈口就問：

「現在夜裏冷嗎？」

「九月天，當然冷囉。白大夫你請坐。」衛生部長遞過一杯茶來。

他沒有喝茶，兩隻炯灼的眼光，質問地訂着對方，又說：

「你不需被子不行？」

「自然需要被子。」

「傷員員爲什麼沒有被子？把工作人員的被子拿出

上披着一層絨緞似的厚被，天空還在落着雪。黃得白大夫披着一身雪花，到了順北靈區河溝村。三五旅後方衛生部（由於戰時環境關係，衛生部分分前方後方兩部分）。的人們在村外河灘上排着兩行，高聲歡迎的口號。半里外白大夫就下了馬，和衛生部部長一塊進了村，他說了雨衣，擦擦皮帽子上的雪，急忙忙地問：

「病房在那兒？」

「不遠，」廳部長說，「待會，吃晚飯，再去看房。」

「吃飯還有多久？」

「九旅衛生部政治委員潘世微同志說：

「還有廿分鐘。」

「那太久了，先去看病房。」

潘世微同車朝後他行車了一天，走了八十里的山，又下雪，太疲勞了，並且還是早上出發時吃的飯，就動動。

「休息一會再走吧。」

「只說得個吉訶那一聲財，那財就不知道跑到哪裏去了。」

他這才回來吃飯。吃完飯，他再提到傷員下課骨折沒上夾板的事：

「處罰那個不負責任的鄭醫生，我要給你們做長篇信。」假使一個連長去抽一挺機關槍，說不清是誰會受到處罰的；而一個醫生對傷員，一槍還可說「寧可誤，別傷人」，而一個護士對傷員，一槍還可說「你等奇藥，別人愛護你那樣的愛護傷員。」

衛生部長則正鈞而忘於他解釋，目前物質缺乏困難，在對症，還沒有足够的夾板設備。馬上選到白，夫的，反說：「你們若說沒有沒有，沒有錢照法馬上做。」他又批評手術室和病房消毒不嚴密，手洗的不乾淨，湯也洗的不乾淨，但是手術室傭工作很快，他很滿意。最後他想起王旅長宿舍上所發的戰鬥，傷員應該很多，為什麼這麼少呢？潘世衍同志告訴他所有的重傷員都在曲連寺衛生第二所哩。白大夫頓時又不高興了，說：

「你們為什麼帶我到這兒來？醫生是那兒有病入，



冒險生命的危險，去火錢挽救爲人類正義和平而戰的西班牙兄弟。他不知道疲勞，也不知道休息。忙得連家來信也沒時間寫回信。在西班牙工作一年多，他同醫藥生血法發生很大的興趣，在這方面他成了有數的高等專家。

爲了給西班牙政府軍運行醫藥藥品，一九三七年四月，他回到加拿大和美國來，到中國來以後，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爆發了，他被號召到戰地工作。不久，就如願地出發了，渡黃河，過正太路封鎖線，六月十七日到達了臨城敵人後方的醫藥基地。

一九三六年七月十八日，德意法西斯匪徒侵犯西班牙時，他隨着加拿大的志願軍——麥克帕伯登到了西班牙，任這個營的衛生隊隊長。不久，他又參加了由英美加南美各民族組成的第十五縱隊。他親見加南美各國馳援兵，甚至到他們所帶的救護隊被法西斯匪徒轟炸機和機關槍射，他仍然被法西斯匪徒轟炸機和機關槍射，他仍然

大的共產黨，成爲一個領導的模範的布爾塞維克，把他所有的才能獻給無產階級的先鋒隊。

一九三六年七月十八日，德意法西斯匪徒侵犯西班牙時，他隨着加拿大的志願軍——麥克帕伯登到了西班牙，任這個營的衛生隊隊長。不久，他又參加了由英美加南美各民族組成的第十五縱隊。他親見加南美各國馳援兵，甚至到他們所帶的救護隊被法西斯匪徒轟炸機和機關槍射，他仍然

十一月十二日，是在五年以前。我們的白求恩大夫和我們永訣了的沉痛的一天。提起白求恩大夫，首先使使人無限尊敬。他是加拿大的一個出色的醫生，他的高明的醫術，足够使他成爲一個受尊重處份的上層社會的名醫。但是，他的位置不在那裏，他永遠尋找着那些最值錢去，最窮寒的地方，那就是人民的地方，那就在西非歐戰門爭濟濟的地方。在西班牙，在中國，他總是奔走在最前綫，在那裏，他貢獻了自己的一切，爲了那些光榮受傷的人民們。

白求恩大夫用他那驚人的醫術，改訂了我們無數勇敢的戰士，用他那博的學識和組織的才能，培養了我們的許多醫務幹部和設立了許多完善的醫院，這些功績將永存在世界上。但他最感動人，而且因爲這種感動而使得一個人或一件工作改變舊觀的，是他那種愛人民，爲人民服務的精神。在白求恩大夫的心中，除了人民，除了人民的戰士，不還有別的。他不知道疲勞，不知飢餓，冒着最大的危險給受傷員，他的工作是真的到了「忘我」的境界。他吃不下好的，因爲他時刻念着他的病人的痛苦，他看不慣煙火，因爲它使病人受苦。他是一切都能病人出發，一切都爲病人着想：「病人需要嗎？」「病人受得了嗎？」這就是決定他的行動和取捨的標準。白求恩大夫的這種捨己爲人的崇高精神，不能不使人感動。一個人也許有時不免怠惰，也許有時不免會有某些灰心打算，因爲我們都是來自舊社會，多多少少受過舊社會腐敗風習的薰染，但只要你站在白求恩大夫面前，只要你讀一讀他的演講，只要你看一看他的事蹟，你就不能不振作起來，你就不能不拋棄一切私念，在他的精神感染下，更努力的工作爲公衆服務。所以，白求恩所到之處，那裏的人們那裏的工作就改變了，新鮮的血液，而雖然清涼沸騰起來。

「工作員却不同意。白大夫對大家說：『一個醫生，一個看護，一個事務員的責任是什麼呢？只有一個責任，那就是什麼？那責任就是使你的病人快樂，幫助他恢復健康，恢復力量。你必须看到他們每一個人，都象你的兄弟，你的父親。』因爲凱羅說，是的，他們比兄弟更親還要親些。」

他是你的同志。在一切的事情當中，要把他放在最前頭，被字應該給他們先蓋上，你不把他看得重於自己，那麼，你就不能從事衛生事業，實在說，也簡直就不配當八路軍。」

「說實話，白大夫不理他們，獨自走去了。他回到樓窗上，把自已寫來鋼筆字送到病房裏，給一個重病號寫上了。衛生部長把這字拿回給他，他却不要，衛生部長說：

「你理上不要嗎？」

「我不能讓傷病員不蓋被子，而我自己蓋被子。我可以不要。」

「這怎麼行呢？傷病員的被子，今天晚上，我們一定想辦法好了。」

他的態度稍爲緩和一點了，問：

「什麼辦法？」

「許多傷病員，有幾個是剛從前線搶下來的，這中，有五個要立即行手術。」

「山分以後能行手術嗎？」

「王大夫有點懷疑，在醫藥廠裏，他相任到每一個位的檢查手術室的工作，今天剛到，液顧及上來看。」

歐州地答道：

「我還沒到手術室去看。」

頭部長接過來說：「廿分鐘後可以行手術，叫他去準備好了，你先吃碗飯去，待會好動手術。」

「我也要去參加推備工作，沒有時間吃飯。」

「準備工作很快完成了。手續室裏掛着一盞汽燈，這裏雖然有十多個人，却沒有一點煙氣，只有一股煙味地噴湧。屬於外邊圍牆一大羣衛生部工作人員老百姓在盪盪發聲。一個年青的叫做盧夫的傷員到石製的手術台上了，臉色蒼白，左下腿上翻着兩層血的繃帶，緊粘在血肉上，傷口裏散發出一般臭，繃帶撕去露出一隻大牙般的長骨，腿斜向內翻着。」

「恢復治療沒有上夾板。這因爲物質條件困難，一個的夾板不够用。」

地的一聲，白大夫把手裏的器械，扔在器械桌上。

其  
軍  
們  
在  
和  
是  
味  
準。

想，說：「明天早上四點半鐘去做過寺，能準備好嗎？」

「能。」顧部長說完，和潘世微同志一塊出來。他們笑話說，老頭子疲勞了一天，這麼晚了才睡。四點半能起的來嗎？但是顧部長還是通知各單位準備了。顧部長是個細心的人，值四點鐘就爬起來，走到白大窗外一看：屋子裏已經點好了燈，亮堂堂的。他和門進去，白大夫穿得整齊齊齊的了，第一句話就問：

「現在開飯。」

「好。」顧部長連忙退了出來，去叫幫他們，招呼吃飯，拉椅子，上桌子，……顧部長他們沒時間顧上吃飯，白大夫已吃完飯，催着出餐了。顧部長們只好饒着肚子跟着進去。到曲池亭的時候，天才放亮。一上午檢查了一百多傷員，接着就施行手術。楊說他把握部長潘政務和四個外科醫生招到屋子裏，根據今天檢查和助手病的例子給他們講了四小時醫術創傷治療的課，一直講到半夜。第二天又是四時起床，到黑寺前接救傷員去了。在接前線，四小時內，施行七十多手術，因為活動醫療隊靠近火綫，縮短了七十多步，三分之一的傷員，手被及有幾處火燒



爲人民的精神

默

十一月十二日，是在五年以前。我們的白求恩大夫和我們永訣了的沉痛的一天。提起白求恩大夫，首先使使人無限尊敬。他是加拿大的一個出色的醫生，他的高明的醫術，足够使他成爲一個受尊重處份的上層社會的名醫。但是，他的位置不在那裏，他永遠尋找着那些最值錢去，最窮寒的地方，那就是人民的地方，那就在西非歐戰門爭濟濟的地方。在西班牙，在中國，他總是奔走在最前綫，在那裏，他貢獻了自己的一切，爲了那些光榮受傷的人民們。

白求恩大夫用他那驚人的醫術，改訂了我們無數勇敢的戰士，用他那博的學識和組織的才能，培養了我們的許多醫務幹部和設立了許多完善的醫院，這些功績將永存在世界上。但他最感動人，而且因爲這種感動而使得一個人或一件工作改變舊觀的，是他那種愛人民，爲人民服務的精神。在白求恩大夫的心中，除了人民，除了人民的戰士，不還有別的。他不知道疲勞，不知飢餓，冒着最大的危險給受傷員，他的工作是真的到了「忘我」的境界。他吃不下好的，因爲他時刻念着他的病人的痛苦，他看不慣煙火，因爲它使病人受苦。他是一切都能病人出發，一切都爲病人着想：「病人需要嗎？」「病人受得了嗎？」這就是決定他的行動和取捨的標準。白求恩大夫的這種捨己爲人的崇高精神，不能不使人感動。一個人也許有時不免怠惰，也許有時不免會有某些灰心打算，因爲我們都是來自舊社會，多多少少受過舊社會腐敗風習的薰染，但只要你站在白求恩大夫面前，只要你讀一讀他的演講，只要你看一看他的事蹟，你就不能不振作起來，你就不能不拋棄一切私念，在他的精神感染下，更努力的工作爲公衆服務。所以，白求恩所到之處，那裏的人們那裏的工作就改變了，新鮮的血液，而雖然清涼沸騰起來。

「工作員却不同意。白大夫對大家說：『一個醫生，一個看護，一個事務員的責任是什麼呢？只有一個責任，那就是什麼？那責任就是使你的病人快樂，幫助他恢復健康，恢復力量。你必须看到他們每一個人，都象你的兄弟，你的父親。』因爲凱羅說，是的，他們比兄弟更親還要親些。」

他是你的同志。在一切的事情當中，要把他放在最前頭，被字應該給他們先蓋上，你不把他看得重於自己，那麼，你就不能從事衛生事業，實在說，也簡直就不配當八路軍。」

「說實話，白大夫不理他們，獨自走去了。他回到樓窗上，把自已寫來鋼筆字送到病房裏，給一個重病號寫上了。衛生部長把這字拿回給他，他却不要，衛生部長說：

「你理上不要嗎？」

「我不能讓傷病員不蓋被子，而我自己蓋被子。我可以不要。」

「這怎麼行呢？傷病員的被子，今天晚上，我們一定想辦法好了。」

他的態度稍爲緩和一點了，問：

「什麼辦法？」

「許多傷病員，有幾個是剛從前線搶下來的，這中，有五個要立即行手術。」

「山分以後能行手術嗎？」

「王大夫有點懷疑，在醫藥廠裏，他相任到每一個位的檢查手術室的工作，今天剛到，液顧及上來看。」

歐州地答道：

「我還沒到手術室去看。」

頭部長接過來說：「廿分鐘後可以行手術，叫他去準備好了，你先吃碗飯去，待會好動手術。」

「我也要去參加推備工作，沒有時間吃飯。」

「準備工作很快完成了。手續室裏掛着一盞汽燈，這裏雖然有十多個人，却沒有一點煙氣，只有一股煙味地噴湧。屬於外邊圍牆一大羣衛生部工作人員老百姓在盪盪發聲。一個年青的叫做盧夫的傷員到石製的手術台上了，臉色蒼白，左下腿上翻着兩層血的繃帶，緊粘在血肉上，傷口裏散發出一般臭，繃帶撕去露出一隻大牙般的長骨，腿斜向內翻着。」

「恢復治療沒有上夾板。這因爲物質條件困難，一個的夾板不够用。」

地的一聲，白大夫把手裏的器械，扔在器械桌上。

其  
軍  
們  
在  
和  
是  
味  
準。

想，說：「明天早上四點半鐘去做過寺，能準備好嗎？」

「能。」顧部長說完，和潘世微同志一塊出來。他們笑話說，老頭子疲勞了一天，這麼晚了才睡。四點半能起的來嗎？但是顧部長還是通知各單位準備了。顧部長是個細心的人，值四點鐘就爬起來，走到白大窗外一看：屋子裏已經點好了燈，亮堂堂的。他和門進去，白大夫穿得整齊齊齊的了，第一句話就問：

「現在開飯。」

「好。」顧部長連忙退了出來，去叫幫他們，招呼吃飯，拉椅子，上桌子，……顧部長他們沒時間顧上吃飯，白大夫已吃完飯，催着出餐了。顧部長們只好饒着肚子跟着進去。到曲池亭的時候，天才放亮。一上午檢查了一百多傷員，接着就施行手術。楊說他把握部長潘政務和四個外科醫生招到屋子裏，根據今天檢查和助手病的例子給他們講了四小時醫術創傷治療的課，一直講到半夜。第二天又是四時起床，到黑寺前接救傷員去了。在接前線，四小時內，施行七十多手術，因為活動醫療隊靠近火綫，縮短了七十多步，三分之一的傷員，手被及有幾處火燒

警察緊追趕，連塊日益壯大的年青的抗日民主投標者，在它們誕生的時候，各方面都禁止其有南方的，尤其缺乏的是殘廢幹部。國民黨軍隊撤退，八路軍主力奉命補救警察東進作戰，只留下少數兵力在邊區活動，開展敵後工作。警察工作人員僅剩下二十五名，而這二十五名裏有十五名是盲，當時敵後連友不在內，却有六百九十多名。材料藥品方面更是貧乏到可憐的程度：金線面沒有一點用着，有時必需賜顧的麻藥廠，所有的藥品只夠用兩劑代特西藥，至於器械——藥針是用自己做手術的，鐵片代替了鉗子，剃鬚和鑄樹是用了同一把鑿子——這樣一個貧乏的組織，的殘片代替了鉗子，剃鬚和鑄樹是用了同一把鑿子——這樣一個貧乏的地區，必需應付暴烈的降臨在這塊抗日根據地上，他帶着大批藥品，銅鑄錢，愛克斯光和一套手術器械——更可寶貴的，是他帶來了高妙的外科技術，醫人的組織能力和對中國革命戰爭事業的無限的熱忱。

他被警察黨和人民子弟兵熱烈歡迎到軍區司令部。戰船經過兩個多月的長途的行程，他的精神却很健旺，似乎沒有一絲疲倦，第二天就親到五台縣款領河北去。這兒是軍區衛生部。等他知道後方醫院在不遠的松樹口，他便帶着軍隊和軍隊給他的那個翻譯、那個矮矮胖胖的曾經是阜平縣縣長范越平同志，一塊兒到了松樹口。

在第一週內，他一共檢查了五百多個傷員和病員，還從南大華平開關醫院下來的，有一部分是沒能從口上受傷下來的；由於醫藥和環境的狀況，技術的貧乏，他們已在醫院裏發了一個多月的時間。第二週白求恩就開始手術，根據

，沒有模糊的界限，甚至於沒有彼此的界限，他的界限是正義與非正義，人民與法西斯。他就把自己的一切，連生命在內，懸繫於全世界一切反對法西斯的人民。白求恩說：『我們的工作是和死鬥爭。這也就是直接和法西斯世界鬥，因為法西斯正是散布死亡的毒菌，多救活一個戰士，就多增加一份消滅法西斯的力氣。』但白求恩的理想，還不止此，他是一個最好的共產黨員，他的最終目的，是求得全人類的徹底解放，正如他自己所說：『那樣的世界，也許我們不能親見，但我們一定要為它的實現而奮鬥，而且它一定會實現。』

正因為這種為人民服務的精神，使白求恩大夫能够想出辦法克服任何困難，戰勝任何艱苦的環境。他一個人，如果只為自己，是很容易畏縮不前，很易安於現狀，而向環境低頭的，因為爲他己，只是畏懼大力的地方，就等於他容身了。但如果你把抱爲人民工作，爲人民服務的心，你就一定能咬牙折不撓，寧心寧志，在沒有辦法中想出辦法，在艱路中開闢新路，最後一定能衝破困難。白求恩的一生事業，就證明了這個真理。

「人盡己溺」，把別人的痛苦，當做自己的痛苦，爲解除人民的痛苦而忘卻頭次，這是最高尚最優美的品質，是只有白求恩那樣的優秀的布爾塞維克才有而品質。

白求恩大夫不但治好了受傷戰士們的身體，而且成了前線戰士們精神上的父親，只要聽說白大夫在後面，我們就勇敢英勇的衝鋒陷陣，這就是怎樣偉大的精神的力能啊！這種精神，使我們勇敢，使我們有力，它時時激勵我們，使我們努力要爲人民做更多的工作！

高爾基說：『人是世界的花，具有能够使自己吃虧而一切損壞。』白求恩大夫的爲人民的精魂，正像那像一朵嬌媚的花，它佔居著愛，喚起我們以它爲榜樣，努力朝向白

**搶救說：**

「我的被子也可以拿出來……」

「我也拿來……」

先前不預期拿被子的三十多個衛生工作人員，都拿出自己的被子給傷員蓋。這時，白大夫才接受衛生部長的請求，把他自己蓋的被子拿回去。當着衛生部長醫生看護的面，他徹底風雨說：

「我以督察長譚延闓中校遺孀的身分來求，這兒的醫藥是八路軍醫院當中接濟的一個，這裏面存在着很嚴重的官僚主義的工作，醫生不到病房去查，在病房裏叫護士，要大夫隨時好幾次才得到，對傷病員不關心，我們的敵人要恥笑我們，我們要解決現在的問題，少在辦公室裏多深入下去罷！」

「這些缺點我們正在努力改正……」

他就衛生部長虚心接受他的意見，心裏很高興，說完了，就把衛生部長到自己的屋子裏來，抱懷而哭，說：『請你原諒我的脾氣，不適做衛生工作，不知道模樣，模樣真是不行的。我們也不客氣的批評，只覺它的虛偽與醜陋，不管年時，地位，屍體如何，只要它懦弱，我們立誓，我們更要以打掃！』

——**「皇郎醫生。」**

「為什麼不上木板？——中國共產黨交給八路軍不是什麼精良的武器，而是經過二萬五千里长征證了的幹部。爲什麼對幹部這樣不關心？因爲不上木板必須離斷，」他憤慨地對傷口說，「要切掉呀，奸傷員的眼淚泉湧般的向外流着。事情是很嚴肅的，但更嚴重的是沒有時間來馬上追究那些事件，簡單地結束了這件事？」（雞絲生也受到處分的懲罰吧，深處的吐一口氣，望了潛夜復同志一眼，下頭去，把初創傷對衛尉說。）

「你相信我嗎，孩子？」

麻醉師給他背上麻酔藥，廢物的梁橋還要等待一小時用照片證明時期給發務工作人員具體診斷術史。

——**「在最初的時候，還沒有血管鑄字的發明，那時血是用烙鐵的。」十六世紀，一切創傷都是用烙鐵灼，或注射油膏正當治療，而……呢呢響聲。站在門口張望，鐵釘的聲響，而……呢呢響聲。站在外邊的人發現受難者的跡象，生氣地向她下手，拖起一個受傷者了解剖的結構，白大夫做了手**

門 號止 歷會 變他他了 孩， 藥的

都彭彭黨同志，右手受傷，發覺流血不止，送到了後方衛生部。出血過多，神經有些迷惘，一路上以虛汗的新求的醫官問該部地圖：

『白大夫，白大夫！』

但白大夫不在後方衛生部，所以連給他檢查了一下，沒有辦法。立即打電話到有經驗，告訴部部長傷亡情形，問白大夫怎麼辦。白大夫接過電話來，『馬上就到。』白大夫放下耳機，背上挎包，帶一斷手術器械，連醫藥也等不及帶，就一個人騎上馬奔馳而來了。上石壁離後方衛生部走五十里，快到的時候，那匹棕紅色駿馬的鬃鬃隨風飄的汗流。潘政雲告訴彭慶松同志：

『白大夫來了。』

傷員好像有了保證似的，馬上就安靜下來了。白大夫一看：『止血，要醫腎，但是沒有帶藥，馬上就殺到一把王兵的鋤子，用火酒消毒，取出鐵釘，把血凝了。這樣，把死亡的邊緣上，他脫卸上汗流還乾的馬，同志，把傷員包紮好，他立即在草地看護。』

又向四處一看，那是還有傷員在草地看護。